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二至四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姜士安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二 宋 阮閱 撰

樂府門

翰林學士聶冠卿嘗於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
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向其間賞心樂事就中難是并
得況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烟
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迥玉簪瓊佩高會
盡詞客清歡久重燃絳蠟別就瑤席有翻岩驚鴻體

態暮為行雨標格逞珠喉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花
隔慢舞縈迴嬌鬟低彈腰支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
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謾輕擲蔡
君謨時知泉州寄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辭述宴遊
之娛使病夫舉首增歎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師言
諸公春日多會子元伯園池因念昔遊輒形篇詠綠
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峯巒映雪鮮酒令已行金盞側
樂聲初認翠裙員清遊勝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

邊曾是尊前沉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苕溪漁隱曰
冠卿詞有露洗華桐烟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中春天
氣下句乃云綠陰搖曳蕩春一色其時未有綠陰真
語病也

復齋漫錄

吾昔以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
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
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時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
下作定風波令其畧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

旁有老人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
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為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
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餘子遺矣追
思曩時真一夢耳苕溪漁隱曰吳興郡圃今有六客
亭即公擇子瞻元素子野令舉孝叔時公擇守吳興
也東坡又云余昔與張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
楊元素會于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其卒章盡道賢
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過吳

興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
蘇伯固張秉道為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云月滿
苔溪照夜堂五星一老鬬光芒十五年間真夢裏何
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髮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
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

張東坡

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詞然薄於操行
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

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僕子縱遊倡館酒樓
間無復檢率自稱云奉聖旨填詞柳三變於乎小有
才而無德以將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樂章
人多稱之然大槩非羈旅窮愁之辭則閨門娼嫖之
語若以歐永叔晏叔原蘇子瞻黃魯直張子野秦少
游輩較之萬萬相遼彼其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
俗俗子易悅故也皇祐中老人星現永應制撰詞意
望後恩無何始用漸字終篇有太液波翻之語其間

宸遊鳳輦何處與仁廟挽詞暗合遂忤旨士大夫惜
之余謂柳作此詞借使不忤亦無佳處如嫩菊黃深
拒霜紅淺竹籬茅舍何處無此景物方之李謫仙夏
英公等應制詞殆不啻天冠地履也世傳永嘗作輪
臺子早行詞頗自以為得意其後張子野見之云既
言忽忽策馬登途滿目淡烟衰草則已辯色矣而後
又言楚天闊望中未曉何也抑何語意顛倒如是藝苑
先君嘗云古詞絳都春有黿山綠字犯太上皇御名蓬萊島

之句當云綠締余前集悞以古詞為抑詞今正是之

茗溪漁隱

先君頃嘗丐祠居射村作感皇恩一詞云乞得夢中身
歸棲雲水始覺精神自家底峭帆輕掉時與白鷗游
戲畏途都不管風波起光景如梭人生浮華百歲何
妨盡沉醉卧龍多事謾說三分奇計算來爭似我長
昏睡又嘗江行阻風作漁家傲一詞云幾日北風江
海立千車萬馬塵聲急短掉峭寒欺酒力飛雨息瓊

花細細穿窻隙我本綠蓑青若笠浮家泛宅烟波逸

渚鷺沙鷗都舊識行未得高歌與爾相尋覓

茗溪漁隱

顏氏家訓云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

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李後主蓋

用此語耳故長短句云別時容易見時難

復齋漫錄

舊詞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撲蝴蝶一詞不知誰作非惟

藻麗可喜其腔調亦自婉美

馮延巳著樂章百餘闋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雲披銀

燭錦屏幃建章鍾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謠
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
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
元宗樂府詞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已有風乍起吹
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為警策元宗嘗戲延已吹皺一
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已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
寒元宗悅茗溪漁隱曰古今詩話云江南成文幼為
大理卿詞曲妙絕嘗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

春水中王聞之因案獄稽滯名詰之且謂曰卿職在
典刑一池春水又何干於卿文幼頓首又本事曲云
南唐李國主嘗責其臣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蓋趙公所撰謁金門辭
有此一句最為警策

其臣即對曰未如陛下小樓

吹徹玉笙寒若本事曲所記但云趙公初無其名所
傳必悞惟南唐書古今詩話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南唐

書

李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為歌板色

元宗嘗作浣溪沙二闕手寫賜感化曰菑苗香消翠
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
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
倚闌干手捲真珠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裡落
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
愁迴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
禮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茗溪漁隱曰元宗
即嗣主李璟嘗作此二詞古今詞話乃以為後主作

非也後主名煜

南唐書

東坡大江東云赤壁詞語意高妙真古今絕唱近時有
人和此詞題於郵亭壁間不著其名語雖粗豪亦氣
槩可取今謾筆之詞曰炎精中否歎人材委靡都無
英物戎馬長驅三犯闕誰作連城堅壁楚漢吞并曹
劉割據白骨今如雪書生鑽破簡編說甚英傑天意
眷我中興吾君神武小曾孫周發海岳封疆俱效職
狂虜何勞追滅翠羽南巡叩闥無路徒有冲冠髮孤

忠耿耿劍鋒冷浸秋月

茗溪漁隱

孫臏字濟師嘗作落梅詞甚佳一聲羌管吹嗚咽玉溪
半夜梅飜雪江月正茫茫斷橋流水香含章春欲暮
落日千山雨一點著枝酸吳姬先齒寒

茗溪漁隱

汪彥章舟行汴中見岸旁畫舫有映簾而觀者甚見其
額有詞云小舟簾隙佳人半露梅粧額綠雲低映花
如刻恰似秋霄一半銀蟾白結兒稍朶香紅拗鈿蟬
隱隱搖金碧春山秋月渾無迹不露牆頭此字真消

息寄醉落鬼

苔溪漁隱

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為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鴉秦處
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妙若其全
篇皆不逮此矣徐幹臣雁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庭芳景
駐字當作去字語意乃佳周美成水亭小浮萍破處簷花簾
影顛倒按杜少陵詩燈前細雨簷花落美成用此簷花二字
全與出處意不相合乃知用字之難矣趙德麟重門不鎖相
思夢隨意遠天涯徐師川柳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

二詞造語雖不同其意絕相類古詞水竹舊院落櫻筍新蔬
果一本是水竹舊院落鶯引新雛過不然櫻筍新蔬果則與
上句有何干涉董武子疇昔尋芳秘殿西日厭金鋪宮柳垂
垂然秘殿豈是尋之處非所當言也

侯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
年長進士不之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
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
表名踪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才得吹

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
我碧霄中蒙一舉即登第年五十餘遂為執政

夷堅志

曾端伯慥編樂府雅詞以秋月詞念奴嬌為徐師川作梅詞點絳
脣為洪覺範作皆悞也秋月詞乃李漢老梅詞乃孫和仲冲冲
即正言諤之子也又世傳江城子青玉案二詞皆東坡所作然
西清詩話謂江城子乃葉少蘊作桐江詩話謂青玉案乃姚進
道作四詞皆佳今併錄之念奴嬌詞云素光練浮映秋山隱隱
修眉橫綠鵲樓高天似水碧瓦寒生銀粟千丈斜暉奔雲湧

露飛過盧仝屋更無塵氣滿庭風碎梧竹誰念鶴髮仙翁當年曾共賞紫巖飛瀑對飲三人聊痛飲一洗離愁千斛斗轉參橫翩然歸去萬里騎黃鶴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橫玉點絳脣詞云流水冷冷斷橋斜路梅花亞雪初下全似江南畫白壁青錢難買春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江城子云銀濤無際卷蓬嬴落霞明暮雲平曾見青鸞紫鳳下層城二十五弦彈不盡空感慨有餘情蒼梧煙水斷歸程捲霓旌為誰迎空有千行流淚寄幽貞舞罷魚雲海晚千古恨入江

聲青玉案詞云三年枕上吳中路遣黃耳隨君去若到松
江呼小渡莫驚鷗鷺四橋盡是老子經行處輞川圖上看
春暮長記高人右丞句作箇歸期天已許春衫猶是小蠻
針線曾濕西湖雨漢老念奴嬌詞中有滿天霜曉叫雲吹
斷橫玉之句乃用崔魯華清宮詩銀河漾漾月輝暉樓碍
天邊織女機橫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或云叫
雲乃笛名非也又端伯所編樂府雅詞中有漢宮春梅詞
云是李漢老作非也乃晁冲之叔用作政和間作此詞獻

蔡攸是時朝廷方典大晟府蔡攸攜此詞呈其父云今日
於樂府中得一人京覽其詞喜之即除大晟府丞今載其
詞曰瀟灑江海白竹梢稀處橫兩三枝東君也不愛惜雪
壓風欺無情燕子怕春寒輕失佳期惟是有南來歸雁年
年長見開時清淺小溪如練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傷心
故人去後冷落新詩微雲淡月對孤芳分付他誰空自倚
清香未減風流不在人知此詞中用玉堂事乃唐人詩云白
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因

何得入來或云玉堂乃翰苑之玉堂非也

苔溪漁隱

元豐間都人李嬰調蘄水縣令作蒲江紅一曲往黃州
上東坡東坡甚喜之其詞云荆楚風烟寂寞近中秋
時候露下冷蘭英將謝葦花初秀歸燕殷勤辭巷陌
鳴蛩淒楚來窻牖又誰念江邊有神仙飄零久橫琴
膝携筇平曠望眼閑吟口低紛紛萬事到頭何有君
不見凌烟冠劍客何人氣貌長依舊歸去來一曲為
君吟為君壽

苔溪漁隱

古樂府詩云今世襌襪子觸熱到人家襌襪集韻解之
云不曉事余素畏熱乃知人觸熱來人家其謂不曉
事宜矣嘗愛王逐客作夏詞送將歸不用浮瓜沉李
等事而天然有塵外涼思其詞云百尺清泉聲陸續
映瀟灑碧梧翠竹面千步回廊重重簾幕小枕欹寒
玉試展鮫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綠待玉漏穿花
銀河垂地月上欄杆曲此語非觸熱者之所知也茗
溪漁隱曰余嘗愛李太白夏日山中詩脫巾掛石壁

露頂洒松風其清涼可想也

漫叟詩話

賈耘老舊有水閣在苕溪之上景物清曠東坡作守時
屢過之題詩畫竹於壁間沈會宗又為賦小詞云景
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碍等閑簾幕小欄干
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
別是人間閑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
流水白雲長自在其後水閣屢易主今已摧毀久矣
遺址正與余水閣相近同在一岸景物悲如會宗之

詞故余嘗有鄙句云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
會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總屬績溪翁蓋謂此也

茗溪漁隱

晏叔原工小詞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
不愧六朝宮掖至荆公小詞云揉藍一水紫花艸寂
寞小橋千嶂抱人不到柴門自有清風掃畧無塵土
思山谷小詞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極為學
者所稱賞咏秦湛處度嘗有小詞云春透水波明寒

峭花枝瘦蓋法山谷也

雪浪齋日記

孫洙字巨源元豐間為翰苑名重一時李端愿太尉世
戚里折節交播紳間而孫往來尤數會一日鎖院宣
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踪迹之得於李氏時李
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李不敢留
遂入院幾二鼓矣艸三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
意遲明遣示李其詞曰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
催人去上馬苦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

簾纖雨漫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

夷堅志

武才人出慶壽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

為作詞號瑤臺第一層

后山詩話

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飢天下諷詠

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

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

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京官

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召溪漁

隱曰先君嘗云柳詞黿山綠

字犯太上皇御名

蓬萊島當云綠

締坡詞低綺戶當云窺綺戶二字既改其詞益佳

后山

詩話

荆公問山谷云作小詞曾看李後主詞否云曾看荆公云何處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為對荆公云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又細雨濕流光最妙

雪浪齋日記

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

自聊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煖
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欄無
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何處也天上人
間含思悽惋未幾下世

西清詩話

李後主詞云二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
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愴惶辭廟日
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為樊若水所賣
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

揮泪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東坡

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櫻桃落盡春
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闌珠箔惆
悵捲銀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草低迷余嘗見
殘棠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書耳藝祖云李煜若
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為吾虜也茗溪漁隱曰余觀
太祖實錄及二朝正史云開寶七年十月詔曹彬潘
美等率師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昇州今後主詞乃

詠春景非十一月城破時作西清詩話云後主作長
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言非也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
後主於圍城中春間作此詞則不可知是時其心豈
不危窘於此言之乃可也

西清詩話

前人評杜詩云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若
云鸚鵡啄殘紅豆粒鳳凰棲老碧梧枝便不是好句余
謂詞曲亦然李景有曲手捲真珠上玉鉤或改為珠
簾舒信道有曲云十年馬上春如夢或改云如春夢

非所謂遇知音

漫叟詩話

吳越後王來朝太祖為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
金鳳欲飛遭剗掬情脉脉看闕玉樓雲雨隔祖起拊
其背曰誓不殺錢王后山詩話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三 宋 阮閱 撰

樂府門

政和元年尚書蔡嶷為知舉尤嚴挾書是時有街市詞
曰侍香金童方盛行舉人因以其詞只改十五字作
懷挾詞云喜葉葉地手把懷兒摸甚恰限出題廝撞
着內臣過得不住脚忙裏只是看聞班駁這一身冷
汗都如雲霧薄比此年時頭勢惡待檢又還猛相度

只恐根底有人擗着

上庠錄

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點慧善於應對湖中
有宴會羣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須臾方至
子瞻問其故具以髮結沐浴不覺困睡忽有人叩門
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也非敢怠忽謹以實
告子瞻亦怒之坐中倅車屬意於蘭見其晚來恚恨
未已責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辯不能止
倅之怒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

愈甚秀蘭收泪無言子瞻作賀新涼以解之其怒始
息其詞曰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晚涼新浴
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
門外誰來推綉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
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
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里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
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泪雨蔌蔌
子瞻之作皆紀目前事盖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

涼也後人不知之誤為賀新郎蓋不得子瞻之意也
子瞻真所謂風流太守也豈可與俗吏同日語哉若
溪漁隱曰野哉楊湜之言真可入笑林東坡此詞冠
絕古今記意高遠寧為一娼而發耶簾外誰來推綉
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用古詩捲簾
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意今乃云忽有人叩門聲急
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
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細看

取芳心千里重似束蓋初夏之時千花事退惟榴花
獨芳因以寫幽閨之情今乃云是時榴花盛開秀蘭
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此可笑者二也此詞空
調寄賀新郎乃古曲名也今乃云取其沐浴新涼曲
名賀新涼後人不知之誤為賀新郎此可笑者三也
詞話中可笑者甚衆姑舉其尤者第東坡此詞深為不
幸橫遭點污吾不可無言一雪其恥宋子京云江左
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謂之詵嗤符今楊湜之言俚甚

而饒板行世殆類是也 古今詩話

張仲宗有漁家傲一詞云釣笠披雲青嶂繞綠蓑雨細
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
明月大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城市
鬧烟波老誰能認得閑煩惱今往歲在錢塘與仲宗
從游甚久仲宗手寫此詞相示云舊所作也其詞第
二句元是櫂頭細雨春江渺余謂仲宗曰櫂頭雖是
船名今以雨襯之語晦而病因為改作綠蓑細雨仲

宗笑以為然
茗溪漁隱

鄒志全徙昭陳瑩中貶廉問以長短句相諧樂有箇胡

兒模樣別蒲領髭鬚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白

髭鬚那得長長黑

志全句

爾子摘來須有千堆雪莫向

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此瑩中語謂志全之

長髭也有箇頭陀脩苦行頭上頭髮穆穆身披一副

黥裙衫紫纏雙脚苦苦要游南聞說度牒朝夕到并

除領下髭髯鉢中無粥住無菴摩登伽處只恐却重

參此志全語謂瑩中之多慾也廣陵馬推官往來二
公間亦嘗以詩詞贈之有才何事老青衫十載低回
北斗柄肯伴雪鬢千日醉此心真與古人參令見故
人今幾年年來風物尚依然遙知閑望登臨處極目
登臨萬里天志全語也一尊薄酒滿酌勸君君舉手
不是親朋誰肯相從寂寞濱人生似夢夢裏惺惺何
處盡到休辭醉後全勝未醉時瑩中語也初志全自
元符間貶新州徽宗卽位以中書舍人名未幾謫零

陵別駕龍水安置未幾徙昭焉

茗溪漁隱

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女侍戎裝駿馬至溪山
佳處輒駐終日見者以為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
北號靜庵居士作臨江仙贈之云細馬遠馱雙侍女
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為家誰知巴峽路却見
洛城花回旋落英飛玉蕊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
紫雲車龍丘新洞府鉛鼎養丹砂龍丘子即陳季常
也秦太虛寄之以詩亦云侍童雙擢玉鬟髮光可照

駿馬錦障泥相隨窮海嶠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
鬻馬放阿樊幅巾對沉燎西清詩話云季常自以為
飽禪學而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
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
知季常載二侍女以遠遊及暮年甘於枯寂蓋有所
制而然亦可憫笑也

苔溪漁隱

古今詞話以古人好詞世所共知者易甲為乙稱其所
作仍隨其詞牽合為說殊無根蒂皆不足信也如秦

少游千秋歲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末云春去也飛
紅萬點愁如海者山谷嘗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
以海字難押陳無已言此詞用李後主問君都有幾
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為海耳洪覺範
嘗和此詞題崔徽真子云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
晁無咎亦和此詞吊少游云重感慨驚濤自捲珠沉
海觀諸公所云則此詞少游作明甚乃以為任世德
作又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者浣

溪沙脚上鞋兒四寸羅者二詞皆見淮海集乃以八
六子為賀方回作以浣溪沙為涪翁作晁無咎鹽角
兒開時似雪謝時似雪花中奇絕者為晁次膺作汪
彥章點絳唇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者為蘇叔
黨作皆非也

茗溪漁隱

唐初歌詞多是五言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
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為此體今所
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闋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

絕句詩而已瑞鷓鴣尤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
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云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
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
度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歌儂送潮回歌底曲樽
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
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
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茗溪漁隱

東坡別參寥長短句云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

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俛
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梳記取西湖西畔正
暮山好處空翠烟霏箕詩人相得如我與君希約他
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
為我沾衣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
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
須經畧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
尋薨羊曇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

州路嘗因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
悲感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
歸山垵因慟哭而去東坡用此故事若世俗之論必
以為成識矣然其詞石刻後東坡自題云元祐六年
三月六日余以東坡先生年譜考之元祐四年知杭
州六年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則長短句蓋此時作也
自後復守潁徙揚入長禮曹出帥定武至紹聖元年
方南遷嶺表建中靖國元年北歸至常乃薨凡十一

載則世俗成讖之論安可信邪

茗溪漁隱

錢思公謫漢東日撰玉樓春詞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
下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
汨眼愁腸先已斷
情懷漸變成衰晚
鸞鏡朱顏驚暗換
往年多病厭芳
樽
今日芳樽惟恐淺
每酒闌歌之則泣下
後閣有白
髮姬乃鄧王歌鬟驚鴻也
遽言先王將薨預戒挽鐸
中歌木蘭花引紉為送
今相公亦將亡乎
果薨於隨
州
鄧王舊曲亦嘗有帝鄉烟雨鎖春愁
故國山川空汨

眼之句 侍兒小名錄

曹元寵本善作詞特以紅窻迫戲詞盛行於世遂掩其
名如望月婆羅門一詞亦豈不佳詞云漲雲暮捲漏
聲不到小簾櫳銀河淡掃澄空皓月當軒高掛秋入
廣寒宮正金波不動桂影朦朧佳人未逢歡此夕與
誰同望遠傷懷對景霜滿愁紅南樓何處想人在長
笛一聲中疑泪眼立盡西風此詞語病在霜滿愁紅
之句時太早耳曾端百編雅詞乃以此詞為楊如晦

作非也 茗溪漁隱

凡作詩詞要當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如晁
無咎作中秋洞仙歌詞其首云青烟幕處碧海飛金
鏡永夜閒階卧桂影固已佳矣其後云待都將許多
明付與金樽投曉共流霞傾盡更携取胡床上南樓
看玉做人間素秋千頃若此可謂善救首尾者也至
朱希真作中秋念奴嬌詞則不知出此其首云挿天
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照我藤床涼似水飛入

瑤池銀闕亦已佳矣其後云洗盡凡心滿身清露冷
浸蕭蕭明朝塵世記取休與人說此兩句全無意味
收什得不佳遂弃全篇其氣索然矣

茗溪漁隱

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然其後亦豈
無佳詞如晁次膺綠頭鴨一詞殊清婉但樽俎間歌
喉以其篇長憚唱故湮沒無聞焉其詞云曉雲收淡
天一片琉璃爛銀盤來從海底皓色千里澄輝瑩無
塵素娥澹淨可數丹桂參差玉露初零金風未凜

一年無似此佳時向坐久疎星時度烏鵲正南飛瑤
臺冷欄杆凭暖欲下遲遲念佳人音塵隔後對此應
解相思最關情漏聲正永暗斷腸花影潜移料得來
宵清光未減陰晴天氣又爭知共凝戀如今別後還
是隔年期人縱健清蹲素月長願相隨

茗溪漁隱

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曰世事一
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
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

光把盞淒然北望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
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
之心末句可見矣茗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注云
寄子由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然北望
則兄弟之情見於句意之間矣疑是倅錢塘時作子
由時為睢陽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 古今詩話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四 宋 阮閱 撰

傷悼門

長慶四年退之為吏部侍郎薨於靜安里第李翱行狀載屬纊之語云伯兄德行高晚年止四十二某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於牖下幸不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翱祭文曰人心樂生皆惡其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于中張籍祭

詩亦曰公有曠遠識生死為一網及當臨終辰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蓋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故於生死之際超然如此宣室志載威粹骨絕國世與韓氏為仇神人以帝命召公計事愈曰臣願從大王討之未幾而愈卒公神道墓誌行狀俱不載而止見於小說者如此豈東坡所謂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為乎李肇國史補謂愈登華山絕頂度不可返至於發狂慟哭今觀易簣之際

神色不亂如此不應於此而至於發狂慟哭也

葛常之

太白辭粟卧首陽屢空饑顏回當代不飲酒虛名安在哉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尊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怨解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卧桃園東又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坐客三千人而今知有誰君不見孔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藜居此類者尚多愚謂雖千萬篇只是此意非如少陵傷風憂國感時觸景忠誠

激切蓄寓深遠各有所當也

黃常明

曾文肅熙寧初為海州懷仁令有監酒使臣張者小女甫六七歲甚為惠黠文肅之室魏夫人怜之教以誦詩書頗通解其後南北睽隔紹聖初文肅柄事樞時張氏女以入禁中雖無名位以善筆劄掌命令之出入忽與夫人相聞夫人以夫貴疏封瀛國稱壽禁庭始相見叙舊自後歲時遣問夫人沒張作詩以哭云香散簾幃寂塵生翰墨間空傳三壺譽無復內朝班

從此絕迹矣後四十年靖康之變張從昭慈聖獻南
渡至錢塘朱忠靖筆錄所記昭慈遣其傳導反正之
議張夫人者即其人也年八十餘終

揮塵

東漢李固忠直鯁亮志在許國不為身謀爭立清河遂
忤梁冀以致身首異處當時有提鉢上章乞收固尸
如汝南郭亮者有星行至洛守衛尸喪如陳留楊羗
者亦可見固以忠獲罪矣唐李華嘗觀黨錮傳撫卷
而悲之且作詩曰古墳襄城野斜徑橫秋陂況不禁

樵采茅莎無孑遺於乎生不能保其身死又不能保
其藏骨之地天之不相善人何至是耶梅聖俞詩云
漢家誅黨人誰與李杜死死者有范滂其母為之喜
喜死名愈彰生榮同犬豕故史臣以胡廣趙戒為糞
土而馬融真犬豕哉

韻語陽秋

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會文帝疾動乃矯詔送
廷尉誅之故時人歌云可怜白浮鳩枉殺檀江州當
時人痛之盖如此奈何王綱下移主威莫立洎魏軍

至瓜步帝方登石頭以思之又何補哉劉夢得嘗過
其墓而悲之曰萬里長城壞荒雲野草秋秣陵多士
女猶唱白浮鳩蓋傷痛之深雖歷三百年而猶不泯
也韻語陽秋

苕溪云李杜畫象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子美其詩高
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
詩得之矣詩云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
幹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

醜奸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鏤惜哉命之窮顛
倒不見收青衫老見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
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時不廢朝廷憂嘗願
天下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
海赤子寒飈颺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
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
死從之遊

岩溪

淵明非畏枯槁其所以感嘆時化推遷者蓋傷時之急

於聲利也非畏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室元元為懷也俗士何以識之

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哀在於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哀在於弃子之嬫人張孟陽之七哀哀在於已毀之園寢唐雍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

逐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盜賊未息歎舊懷賢而作者也司馬溫公亦有五哀詩謂楚屈原趙李牧漢鼂錯馬援齊斛律光皆負才竭忠卒困於讒而不能自脫蓋有激而云爾

葛常之

白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屢見於詩章樂天五十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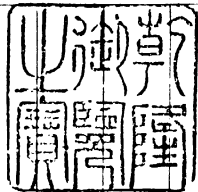
始得阿崔微之五十一歲始得道保同時得嗣相與
酬唱喜甚樂天詩云膩刺新胎髮香綢小綉襦玉牙
開手爪蘇顆點肌膚微之云且有承家望誰論得力
時又云嘉名稱道保乞姓號崔兒三歲而亡白賦詩
云懷抱幼兒亡按墓誌有子道護年三歲而卒以歲
月攷之即道保也孟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皆失之
韓退之嘗有詩假天命以寬其憂三人者皆人豪而
不能忘情如此信知割愛為難也若使學空天默默

依前重作鄧攸身傷哉微之五十三道者遭此則又何必黑衣巾者闖然入其戶而後喻哉葛常之

韓退之作李干墓誌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殺人不可計而慕尚之益至臨死乃悔其為而退之乃躬自蹈之以至於死白樂天所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是也陳後山作嗟哉行云張生服石奴下潦上乾如渴烏韓子作志還自屠白笑未竟人復吁蓋為此也然樂天與刑部李侍郎詩云金丹周學都無益

姹女丹砂燒即飛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其皆以
身試藥以自斃乎則白笑未竟人復吁之句未必然
爾山谷在貶所曾公袞有書勸其勿服金石藥谷報
云公袞疽根在旁乃不可食庭堅服之如晴雲之在
川谷安得有霹靂火也則知服金石者尤當屏去粉
白黛綠之輩或者用以資色力其斃宜哉

丹陽集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五至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陳觀龍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五 宋 阮閱 撰

傷悼門

復齋漫錄云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更不能四十
二年如夢覺東風吹泪過昭陵此詩題於寢宮不著
名氏宜表而出之

許彥周詩話云楊舜韶名友夔長僕十餘歲向同在姑
蘇時盜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闔廬城邊荒古丘昔誰

墓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為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鳴呼舜韶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雪浪齋日記云弔辯才詩云滄海盡頭人滅度亂峯深處塔孤員憶登夜閣天連鴈同看秋崖月上烟劉儗云天連鴈前人有古戍天連鴈之句

張南軒挽劉觀文詩憶時登廊廟忠言達帝聰聰思惟盡瘁敢復計成功半世江湖上千憂寤寐中汗青誰秉筆請放衆言公一國恥臣當死公家三世心忍看

臨絕筆誰續斷弦音精爽今如在衣冠恨更深却嗟
蜍與志處世漫侵尋二平日多奇節中間似富公天
從廬墓請人說抔荒功辛苦培邦本雍容遏亂鋒人
傳道奏切更過子囊忠三曾是南荆地他年竹馬迎
旌旗嚴騎士弛矢盛民兵細放規摹舊還知節制明
思公如峴首同我泪縱橫四

南軒挽王詹事詞大節元無玷中心本不欺排奸力扛
鼎憂國髮成絲方喜三旌召俄興一鑑悲西風吹泪

眼夫豈哭吾私一睿主龍飛日如公舊學臣忠言闕
國計清節映廷紳歲月身多外江湖澤在民當年遺
直歎千古更如新二

東萊挽王詹事諸老收聲盡佳城又到公蒼天不可問
吾道竟成窮旌捲莆田雨簫橫雪浦風今年襟上泪
三哭萬夫雄一太史交旃際元戎卷甲秋先鳴驚衆寐
孤憤厭羣咻羽翼新鴻鵠聲華舊斗牛斷橋無恙不
落月照寒流二

東萊挽汪端明異時憂世士歎息恨才難每見公身健
猶令我意寬彫零竟何極合復豈無端此理終難解
天風大隧寒一四海膺門峻親承二紀中論交由父祖
受學自兒童山岳千尋上江湖萬折東微言藏肺腑
欲吐與誰同二

王龜齡悼張安國舍人天上張才子少年觀國光高名
一枝桂遺愛六州棠出世纔成佛修文遽作郎長沙
屈賈誼宣室竟淒涼

王龜齡挽趙氏詩全節忠臣配崇寧宰相家哀能變國
俗實不御鈐華學佛窮三昧然松教五車遺芳載雕
管名壽兩俱遐

東萊挽魏國錄麻衣見天子拜䟽不知休落落山林氣
拳拳畎畝憂極知千載遇政用一身醇繞舍閩溪水
朝東日夜流一羣公祖疎傳多士送陽城短棹非前
約長亭及此行深留移白日久語為蒼生會綺山陽賦
鄰人笛未橫二

東萊輓蕭祭酒摩揣誠斯薄雕鐫質亦消平生但直樸
直上絕枝條氛霧終澄霽丘山亦動搖朝陽舊時鳳聲
入舞簫韶

王龜齡悼亡燕寢焚香老病身細君相對坐如賓而今
一榻維摩室唯與無言法喜親一偕老相期未及暮
回頭人事已成非逢春尚擬風光轉過眼忽驚花片
飛二

文昌雜錄云梁均帝晉天福中始塋故妃張氏獨存考

功員外商鵬為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
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師還渭北不獲入
覲幕客李襲吉作違離表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
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李工翰墨者
無以過此也

許彥周詩話云外祖父邵安簡公布衣時上平元吳策
又嘗勸仁廟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出知越州又移
知鄆州其薨也岐公作挽詞云披褐曾陳定羌策汗

青猶著立儲書春風澤國吟賤落夜雨溪堂燕豆踈
前輩詩不獨語言精鍊且是著題

冷齋夜話云余問山谷今之詩人誰為冠曰無出陳無
已其佳句可得聞乎曰吾見其作溫公挽辭一聯便
知其才不可敵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王直方詩話云邢居實字惇夫年少豪邁所與游皆一
時名士方年十四五時嘗作明妃引末云安得壯士
霍嫖姚縛取呼韓作編戶諸公多稱之既卒余收拾

其殘艸編成一集號曰呻吟惇夫自少便多憔悴感慨之意其作秋懷詩云高歌感人心心悲將奈何其作棗陽道中詩云有意問山神此生復來否已而果卒於漢東惇夫之卒也山谷以詩哭之云詩到隨州更老成江山為助筆縱橫眼看白壁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蓋謂惇夫與其子歆何也蔡天啟亦有詩云人物於今歎眇然孤墳宿草已生烟日暮行人道旁舍應逢年少共談玄其餘作者甚衆皆載於呻吟

集後

寓情門

古今詩話云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間
居聲伎為當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臻赴以杜嘗持
憲不敢邀飲杜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馳書杜聞
命遽來會中女妓百餘皆絕色殊藝杜獨坐南行瞪
目注視滿引三卮問李曰間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
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

諸妓亦皆回首破顏杜又自引三爵朗吟而起曰華
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
兩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間逸旁若無人茗溪漁隱曰
東坡聞李公擇餘飲傳國傳家大醉有詩云不肯醒
醒騎馬回玉山知為玉人顏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
分司御史來即此事也又侍兒小名錄云兵部李尚
樂妓崔紫雲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為尹東洛宴
客將酣杜公輕騎而來連飲三觥謂主人曰嘗聞有

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倘垂一意無以加
焉諸妓回頭掩笑杜作前詩詩罷上馬而去李公尋
以紫雲送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製斐然詩
不料霜臺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
時侍兒小名錄不載此事出於何書疑好事者附會
為之也

東坡續麗人行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內人極
精戲作此詩云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

美人睡起薄梳洗
燕舞鶯啼空斷腸
畫工欲畫無窮意
背立春風初破睡
若教回首更嫣然
陽城下蔡俱風靡
子蒼用此意題伯時所畫宮女云
睡起昭陽暗淡粧
不知緣底背斜陽
若教轉面一回首
三十六宮無粉光
終不及坡之偉麗也

藝苑雌黃云
朝雲者東坡侍妾也
嘗令就秦少游乞詞
少游作南歌子贈之
云
靄靄迷春態
溶溶媚曉光
不應容易下巫陽
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
暫為清歌駐

還因暮雨忙瞥然歸去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

王直方詩話云無已嘗作小放歌行兩篇其一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悞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其一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傳白施朱作後生說與旁人須早計隨宜梳洗莫傾城山谷云無已他日詩語極高古至於此篇則顧影徘徊銜耀

太甚

遊宴門

蔡寬夫詩話云文忠與趙康靖公槩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騎車特往過之時年已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前輩挂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賦詩云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醕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

歸駕為從容因榜其游從之地為會老堂明年文忠
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
風流襟度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

人間佳節惟寒食天下名園重洛陽金谷煖橫宮殿碧
銅駝晴合綺羅光橋邊楊柳細垂地花外秋千半出
墻白馬蹄輕草如剪爛遊於此十年狂

康節春遊吟

東臯雜錄云孔嘗甫言唐人詩有城頭推鼓傳花枝席
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蔽闌為戲其來也久

復齋漫錄云仲至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穹
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
李家池上海棠洲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詩酩酊馬上知為誰此七字用
意哀悲過於痛哭又詩云銀燭未消窻送曙金釵
半醉坐添春殊不類其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
宋廣平

阮戶部遊紫微觀詩春來猶未到金庭桃杏離披柳已

青直待斜陽方興盡一筇獨立紫微亭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六 宋 阮 閱 撰

怨嗟門

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
何足嗟可見其素窶後有詩云賓秋已覺厚私儲常
恐多是古人恐富求歸之義則貧亦何足怪按郊為
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翁蔚郊往來其間
曹務都廢至遣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則安得有私

儲哉退之贈郊詩云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
辯榮辱且欲分賢愚蓋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者
笙竽之樂也葛立之

司馬遷游江淮汶泗之境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記
上下數千年殆如目覩可謂孤拔初遭李陵之禍不
肯引決而甘腐刑者實欲效離騷呂覽說難之書以
攄憤悱故荆公詩云嗟子刀鋸間悠然止而食成書
與後世憤悱聊自釋觀史記評贊於范雎蔡澤則曰

二子不相肖烏能激乎於季布則曰彼自負才故受辱而不羞於虞卿則曰虞卿非窮愁則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伍員則曰隱忍以就功名至於作貨殖游俠二傳則一家貧不能自贖左右親戚不為一言而寄意焉則荆公釋憤排之言非虛發也

韻語陽秋

晨牝妖鵠喪家生亂自古而然故夏姬亂陳費無極亂楚李義山詠北齊云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東坡城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游人

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熟味此詩則吳人何
苦怨西施豈是稱詠史哉等而下之凡移於尤物皆
可以為戒

黃常明

杜牧張祜皆有春申君絕句杜云烈士思酹國士恩春
申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總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
張云薄俗何心議感恩諛容卑迹賴君門春申還道
三千客寂莫無人殺李園二詩語意太相犯於乎朱
英之言義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園之計巧矣而春

申不能預防春申之客衆矣而無一人為春申殺李
園者所以起二子之論也余亦嘗有二絕云朱英意
在強黃歇黃歇如何弱李園一旦棘門奇禍作自貽
伊戚向誰論又先秦豈謂羸為呂東晉那知馬作牛
不悟春申亦如許敢憑宮掖售邪謀黃常明

唐溜青李師道倚蔡為重稱兵不軌洎蔡平師道乃始
震悸憲宗命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於是六節度之兵
興矣故劉夢得嘗為天齊行二篇以快李師道之死

夫師道猖獗狂悖反噬其主人怨神怒豈能居覆載之中乎故夢得云牙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撓搶星又云太山沉寇六十年旅祭不饗生愁烟今逢聖君欲封禪神使陰兵來助戰夫劉悟本軍之將也力為師道屯陽穀以當魏博乃倒戈以攻其主太山本土之神也宜福其地而乃以陰兵助敵則人怨神怒可知矣將叛其君神叛其主豈非以此始者以此終乎天之所報速矣

黃常明

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幾半天下自少時遊
蘇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壯遊詩矣其
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則自長
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云賢有不黔突聖有
不煖席姑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物迫累一歲
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劍南也留別章使君云終作適
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則自蜀

之荆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為饑所驅豈免仰給於人則奔走道途亦理之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員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李頎亦云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皆為此也

黃常明

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感子漂母惠愧我韓才非則求而有獲者也杜子美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而繼之以但

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得者也山谷貧
樂齋詩云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
雖貧至骨尤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由
是論之則杜之貧甚於陶如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也

黃常明

老杜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於人如贈高彭州
云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
難客夜詩云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

應悉未歸情狂夫詩云厚祿故人書斷絕常飢稚子
色淒涼答裴道州詩云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
溝壑辱簡韋十詩云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迹
也疎觀此五詩可見其艱窘而有望於朋友故舊也
然當時能期之者幾何人哉劉長卿云世情薄恩義
俗態輕窮厄山谷云持飢望路人誰能顏色溫余於
子美亦云葛韋之

李翱賦衆囂囂而雜處咸歎老而嗟卑顧予心獨不怨

分慮行道之猶非文忠常稱之觀老杜漢陰有鹿門
滄海有靈槎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正同此意葛常
之

樂天謫潯陽寄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
得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窻白謂此
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再復
貽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
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去來乃士之常二公

不應如此戚戚也子瞻送文與可云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推之前詩厥論尚矣然居易荅元書以三太為報且云可以樂之終身者悲歎之語

恐特傷離索耳

碧溪

詩有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庭怨詈於道怒隣詈坐之所為也余謂怨隣詈坐固非詩本指若小弁親親未嘗無怨何人斯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未嘗不憤謂不可諫爭則又甚矣箴規刺誨何為而古者帝王尚

許百工各執藝事以諫詩獨不得與工技等哉故譌
諫而不譎者惟風為然如雅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彼童而角實訐小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亂匪降
自天生自嬪人忠臣義士欲正君定國惟恐所陳不
激切豈盡優柔婉媚乎故樂天寄唐生詩云篇篇無
空文句句必盡規子建稱孔北海文章多雜以嘲戲
子美亦戲效俳諧體退之亦有寄詩雜談俳不獨文
舉為然自東方生而下稱處士張長史顏延年輩往

往多滑稽語大抵才力豪邁有餘而用之不盡自然
如此韓詩濁醪沸入口口角如銜筴試以詩義授如
以肉貫串初食不下喉近亦能稍稍皆謔語也坡集
類此不可勝數寄蘄簞與蒲傳正云東坡病叟長羈
旅凍飢餓吟似飢鼠倚賴東風先破衾一夜雪寒披
故絮黃州云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將
之湖州云吳兒膾薄欲飛去未食先說饒涎垂又尋
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怜聽飽即喧閑食

筍云紛然生喜怒似被狙公賣種茶云飢寒未已免
已作大飽計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寒來凭空按
一字不可煮皆斡旋其語而弄之信恢刃有餘與血
指汗顏者異矣

黃常明

詩眼云山谷常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
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云此何人詩對曰老
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傳師云庭堅因莘
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體傳師云若薛能詩正

俗所謂歎世耳

後湖集云余每讀蘇州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之語
未嘗不茫然而思喟然而歎嗟乎此余晚泊江西十
年前夢耳自余犇竄南北山行水宿所歷佳處固多
欲求此夢了不可得豈蕪葭莽蒼無三湘七澤之壯
雪蓬烟艇無風檣陣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
落塵土空沒而無少日烟霞之想也慶長筆端丘壑
固自不凡當為余圖蘇州之句於壁使余隱几靜對

神遊八極之表耳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七 宋 阮閱 撰

譏諷門

坡遊武昌寒溪云楚雨遂昏雲夢澤吳潮不到武昌宮
又周游困卧九折嶺褰衣獨上吳王臺於一時筆快
遂以上宮目之繼而有李成伯云嗟嗟漢鼎久傾東
肉食曾無智與忠孟德仲謀交號令本初竊地搶姦
雄武侯偶失三分策孫氏俄成一戰功寂寞西山舊

巢穴庸兒尤道帝王宮語幾乎詈矣但渠不記其家
太白曾作武昌韓侯去思頌黃金之車大吳天子武
昌鼎據實為帝里其罪大矣

孔石溪

永叔萬釘寶帶爛慢環人謂此帶幾度道著觀子美緋
魚以及之扶病垂朱紱挈帶看朱紱銀章付老翁世
未嘗譏之者豈以其人不止宜此服邪固嘗有云朱
紱負平生又云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

孔石溪

唐竇常牟羣庠輩兄弟五人四人擢進士獨羣客隱

毗陵因韋夏卿屢薦始入仕皆詩人也牟晚從昭義
盧從史從史寢驕牟度不可諫即移疾歸東都故其
秋夕閑居詩云燕燕辭巢蟬蛻枝窮居積雨壞籬籬
羣嘗為黔中觀察使故其詩云佩刀看日晒賜馬旁
江調言語多重譯壺觴每獨謠而輦詩中乃有自京
師將赴黔南之所謂什風雨荊州二月天問人初顧峽
中船西南一望雲和水尤道黔南有四千此詩疑羣所
作而誤寘輦集中爾當歷武陵夔江撫四州刺史所

謂看春又過清明節算老重經癸巳年者將之武陵
到松滋渡之所作也庠詩不見其巡內一絕云愁雲
漠漠草離離太液鈎陳處處疑薄暮毀垣春雨裏殘
花猶發萬年枝造句亦可謂秀整矣兄弟中獨羣詩
稍低又不得舉進士而位反居上鞏詩又放魚詩云
好去長江千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豈非為羣而言
乎史載鞏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嘯翁乃肯
為是耶 葛立之

謝靈運在永嘉臨川作山水詩甚多往往皆佳句然其
人浮躁不羈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踐祚靈運已
扇搖異同非毀執政矣暨文帝召為祕書監自以名
輩應叅時政而王曇首王華等名位踰之意既不平
多稱疾不朝則無君之心已見於此時矣後以游放
無度為有司所糾朝廷遣使收之而靈運有韓亡子
房奮秦帝魯連恥之詠竟不免東市之戮而白樂天
乃謂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

洩處洩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何也武帝文帝兩朝
遇之甚厚內而卿監外而二千石亦不為不逢矣豈
可謂與世不相遇乎少須之安知不至黃散而褊躁
至是惜哉其作登石門詩云心契九秋榦目翫三春
萼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眺不知桃墟之洩能處順
耶五羊之旤能待終耶亦可謂心語相遙矣

韻語陽秋

荆公作商鞅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余竊疑焉孔子論為君難有曰如其善而莫予違也

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
乎蓋人君操生殺之權志在使人無違於我其何所
不至哉商鞅助秦為虐而乃稱其使政必行何耶後
又有謝安詩云謝公才業自超羣誤長清談助世紛
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則知前篇有激
而云也杜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
商鞅法令如牛毛則知所去取矣

韻語陽秋

荆公以詩賦決科而深不樂詩賦試院中五絕其一云

少年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才終用
賦白頭來此試諸生後作詳定官復有詩云童子常
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楊雄當年賜帛倡優等今日
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魚虫漢
家故事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熙寧四年既預政
遂罷詩賦專以經義取士盖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
侍御史劉摯等謂治經者專守一家而畧諸儒傳記
之學為文者惟務訓釋而不知聲律體要之詞遂復

用詩賦紹聖初以詩賦為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
遂著於令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
作詩時張芸叟有詩云少年辛苦校虫魚晚歲雕虫
恥壯夫自是諸生尤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間李
杜皆投筆地下班揚亦引車唯有背時迂鈍叟靜中
吟撚白髭鬚蓋芸叟自謂也

黃魯直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髻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八歲懶惰故無匹阿

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
子垂九齡但識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盃中物
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
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杜子美
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
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
抱子美困頓於兩川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
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

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為譏病淵明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也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崇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聞者自然感動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

溫厚也

龜山語錄

東坡云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
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學齊已輩詩也余
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興唐院
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
亦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耳若杜子
美世豈復有偽撰邪余嘗舟次姑熟堂下讀姑熟十
詠惟其語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亦

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其後為厠鬼所惑以
死今觀其詩止此而以太白自比則其人心疾久矣
豈厠鬼之罪也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語盖有所譏而
已

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當時爭名互相譏誚東坡
嘗云黃魯直詩文如螭蟠江珧柱格韻高絕盤飧盡
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云盖有文
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二

公文章自今視之世自有公論豈至各如前事蓋一時爭名之詞耳俗人便以為誠然遂為譏誚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邪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賦虎圖詩末云煩君衛吾寢振此蓬華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或云此却是猫兒詩也又太早詩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時人以為幾於湯燭右軍也

陳軒筆錄云彭乘為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為可笑有

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為批荅之詔
曰當俟蕭蕭之候爰興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多所
侮誚及乘死也琪為挽詞云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
風蓋為是也

後山詩話云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
火見揚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
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余謂分
界堠子語也

隱居詩話云至和中阮逸為王宮記室王能詩多與逸
唱和逸有句曰易立太山石難枯上林柳有言其事
者朝廷方治之會逸坐他事因廢棄之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八 宋 阮 閱 撰

箴規門

東坡山村詩云烟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
教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意言是時販私鹽
者多帶刀杖故取前漢龔遂令人賣劍買牛賣刀買
犢曰何為帶刀佩犢意言但得鹽法寬平令民不帶
刀劍而買牛犢則民自力耕不勞勸督以譏鹽法太

峻不便也又云老翁七十自腰鎌慙愧春山筍蕨甜
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意言山中之人
饑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譏時鹽法峻急僻遠之
人無鹽食用動經數月若古之聖賢則能聞韶忘味
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譏鹽法太急也又云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
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意言百姓請得青苗錢立便於
城中浮費使却又言鄉村之人一年兩度夏秋稅及

數度請納和預買錢今來更添青苗助役錢因此莊
家幼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着次第但學得城中人語
音而已以譏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東坡開運鹽河詩云居官不任事消散羨長卿胡不歸
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薨薨曉
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泣然淋衣纓人如鴨
與猪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綫路不
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

山人慎勿厭藜羹是時盧秉提舉鹽事擘畫開運鹽河差夫千餘人某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為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里意言開得不便自歎泥中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愧陶淵明不早棄官歸去也農事未休而役千餘人故云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又言百姓已勞苦不意天雨又助官政之勞民轉致百姓疲弊役人在泥水中辛苦無異鴨與猪又言

某亦在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田豈失此哉故
云寄語故山友謹不可厭藜羹而思仕宦以譏開運
鹽河不當又妨農事也

蘇東坡八月十五日觀潮作詩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
利忘生不自怜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時新有旨禁弄潮故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
不自怜盖言弄潮之人為貪官中利物致其間有溺
死者故朝旨禁斷某為其時又好興水利因作此詩

言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意言東海若知此意當令斥鹵地盡變桑田此事之必不可成者以譏興水利之難成也

子瞻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因與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孫覺云嗟余與子久離羣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某是時約孫覺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指言時事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得

說也又云天目山前淥浸裾碧瀾堂下看銜鱸作堤
捍水非吾事閑送苕溪入太湖某為先曾言水利不
便却被轉運司差相度堤岸又云作堤捍水非吾事
意言本非興水利之人以譏諷水利之不便也

王詵送韓幹畫馬十二疋求跋尾予瞻作詩云南山之
下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隘秦川四
十萬疋如雲烟騅駟駱驪騶駟白魚赤兔驛皇輶
龍顙鳳頸獐且妍竒姿逸德隱鶩頑碧眼胡兒手足

鮮歲時剪刷供帝閑
拓袍臨池侍三千
紅粧照日光
沅淵樓下玉螭吐
青寒往來蹙踏生
飛湍衆工舐筆
和朱鈇先生曹霸
弟子韓廐馬多肉
尻臍圓肉中盡
骨誇尤難金羈玉
勒綉羅鞍鞭箠刻
烙傷天全不如
此圖近自然平沙
細草荒芊綿驚鴻
脫兔爭後先王
良挾策飛上天何
必俯首服短轅意
以騏驎自比譏
執政大臣無能盡
我才如王良之御
者何必折節干
求進用也

子瞻謄月遊孤山詩云獸在數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
無悞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
及孥百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
幽人紆人生何者非遽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
駕鹿車去掃除白髮煩菖蒲麻鞋短褐隨獵夫射弋狐兔
供朝晡陶潛自作五柳傳潘閭盡入三峯圖吾年凜
凜今幾餘知非不去慙衛遽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
易畫虎難摹此詩云悞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

卷三十八
呻吟以譏新法行後公事鞭笞多也

詼諧門

老杜贈常左丞有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至為殘盃
冷炙之語及姜少府為清觴異味即云新歡使飽姜
侯德王倚為沽酒割鮮即云故人情義晚誰似豈附
炎老饕如是哉蓋託文字戲謔也然又不可不慮故
有褊性合幽棲干謁傷直耻事干謁以自見其志亦
如示姪佐云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已應春得細

頗覺寄來遲，皆戲言也。終慮痴人以夢為實，故示姪濟云：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正如淵明乞食篇云：「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正斯里，扣門拙言辭。其卑污乃爾，不肯為五斗折腰，殆與異矣。

試問高吟三十首，何如低唱兩三盃。又譬如長鬣人不以長為苦，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天覺。真贊云：書生大抵多窮相，金眼除非是黨公。皆笑林語也。

北夢瑣言載江陵世號衣冠數澤人言琵琶多如飯甑
措大多如鯽魚退之酌崔少府伊陽詩云下言人吏
希惟足彪與戲余官辰溪時士人皆可喜而不多得
近城人虎雜居戲為對云固冠思得多於鯽士人刻

木惟宜少似彪

吏人

某見同儕因行飲令人索一魚名有浙人大唱云周公
魚余謂客坐且喜召伯鮒有對矣滿堂胡盧不止因
戲為足成其語云京語鮒先誇召伯浙音魚或號周

公碧溪

文潛詩兒曹鞭笞學官府翁怜兒痴旁笑侮平明坐衙
鞭復呵賢於羣兒能幾何兒曹鞭笞以為戲翁怒鞭
人血流地一種戲劇誰後先我笑為公兒更賢余謂
此詩亦不可不令操權者知也坡云不辭脫袴溪水
寒水中照見催租瘢等閒戲語亦有所補

後山詩話云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
舞袖太琅璫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琅璫舞袖長語

俚而意切相傳以為笑

後山詩話云乞猫詩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竄翻盤攪夜
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街蟬雖滑稽而可
喜千歲而下讀者如新

王直方詩話云謝王炳之惠玉板紙詩云王侯髻若綠
坡竹此出髻奴傳炳之大以為憾送零陵主簿夏君
玉詩末云因行訪幽禪頭陀烟雨外盖君玉頭甚大
故以此戲之

東軒筆錄云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仍俾其黨因事薦引言穀在詞禁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笑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作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文章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舊畫葫蘆太祖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

西清詩話云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贊寧為詩友口給好罵滑稽每見眉目有異者必噉短於其後人號惡

咏薄徒嘗譏名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云王莽弄
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定是破船詩李羣玉詠
鷓鴣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定見梵
語詩羅隱云雲中鷄犬劉安過月裡笙歌煬帝歸定
見鬼詩杜荀鶴云今日偶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誰
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贊寧笑謝而已

茗溪漁隱曰劉義落葉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窠
滿廊僧不厭一片俗嫌多鄭谷柳詩云半烟半雨溪

橋畔間杏間桃山路中會得離人無限意千絲萬絮
惹春風或戲謂此二詩乃落葉及柳謎子觀者試一
思之方知其善謔也

隱居詩話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黑髯翁平明
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鉄驄不知何人之詩頗為
邊人傳誦有張師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悅人晚年
尤甚洛人目為蜜翁翁會官於塞上一夕傳胡騎犯
邊師雄倉皇震恐衣皮裘兩重伏於土穴中神如痴

矣秦人呼土窟為土空遽為無名子改前詩以嘲之
曰昨夜陰山賊吼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
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

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
稷與契其平居趨超自是唐虞上人時夸儀秦似不
可曉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敝裘蘇季子歷國未
知還季子黑貂敝得無妻嫂欺戰國奸民蘇張為渠
此老不應未喻及觀薇蕨餓首陽裘馬資歷聘賤子

欲適從疑誤此二柄其意甚明前言蓋戲耳

碧溪

許彥周詩話云黃魯直愛與郭功甫戲謔嘲調雖不當
盡信至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有
益於學者不可不知也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八